



学车那些辛酸事

□程华照

轨道交通3号线途经四公里,我习惯性把目光投向外面废弃的练车场,那儿已是荒草丛生。夜里四周灯火闪亮,唯有这块空地一片黯然,酷似一张失效冲洗不出的底片。

“你们是长汇四公里驾校的最后一批学员,望大家收个好的结局。”胡教练的话时常敲打在耳边。

进入程序:体检,科目一轻松过。很快,上车,进入科目二的场地。

这家驾校是家族式管理,老总的儿子是我们的教练,个头高大皮肤黝黑。我上了车,启动车子,松开刹车,踩动油门,他坐在副驾驶叫我们开车转圈热身。足球场大小的地方,划着一根根白线,S线、陡坡起步、倒车入库……复制着考场的原版。

我双手握住方向盘,心跳加速,浑身绷得走了样。“你抓这么紧干吗,怕被别人抢走吗?”胡教练见我笨手笨脚的,狠心一脚踩住副刹怼我。

下得车来,风在吹,雨在淋,冷得我蜷缩,然而比这更冷的是心。望着路上一掠而过的车辆,对驾驶室投去羡慕的目光。暗忖,这样下去,那个位子恐怕将永远对我缺席。

回到家,我把阳台当成车库来倒,把小孩气球当成刹车来踩;把小区健身器材当成方向盘来使;街边公路上的边线当成靠边停车;把自己当成一辆车无论走在哪里,满负荷行驶在科目二里……

路考设在复盛,就这短短十分钟的考时,我们却要用大半年的时间来攻陷,一次次挂科爬起又继续前行,感觉学车就像一场马拉松。

预约十点半,教练叫我们排队。场里场外全是人,我们伸长脖子静听广播呼喊姓名。教练给我们再三打气:“莫怕,把考场当成寻常。”人要是用开关旋钮来调节情绪,那才叫科学。

英英师妹是教练心中的红人,师友们的标杆。不是因她身材高挑长得妩媚,而是因她学习伶俐“盘子”抹得溜溜圆,前两科皆是一杆过。尽管如此,她还是对大家说,拿驾照比考大学还恼火,等大家都考过了,我们驾车出去好好放松一下。

英英是医院护士,考试前她给我们每人发一支葡萄糖水,说可以稳心。但这个措施显然无效,因为她自己都浑身哆嗦,按捺不住问教练:“按以往经验,我们今天过得了几个?”“折半吧,不过英英你没得问题。”教练说着把眼光落向我,“可能他有点恼火。”

密密麻麻人群中,皆是我比年龄小的,正值青春年华个个活力四射。在学车中我百般努力全心投入,可与他们相比还是有落差有距离,不得不承认——老了!

显示屏出现我们的姓名,教练在门口挨个拍我们的肩膀,送出期盼的眼神。我们挥动拳头,相互鼓励:雄起!

从考场出来,已是中午。参考人员集中在一块儿,胡教练脸上挂着笑意,依次询问结果。英英低头,什么都不说,一副苦瓜脸:“考试就是说不清楚,就像人的行程,凡事都在途中。”问及我,我咧嘴点头。

“好,过了大半,等证到手,大伙约起,开车出远门!”
(作者系重庆市渝北区作协会员)



仍想抚弄那些瘦薄的影

□李洪

爬上眉梢,又舒缓地渗入皱纹的
是从北窗折射进来的暖阳
我就坐在旧沙发上
用一把银色指甲刀
修剪倒刺
有些安静,我仍然无法
从没有飞鸟的天空
找到进入荒原的捷径

仍想用罹患风湿的手指
拨弄那些瘦薄的影
比如苹果的倒影,橘的倒影
塑胶花的倒影
比如泡着普洱茶的啤酒杯的倒影
六边形玻璃茶几的倒影
以及旧吉他和紫风衣的倒影

老街斜行而上,像一条静止的河流
那排恢复记忆的树,又在鱼贯
经过35号院
惊动靠着铁门打盹的漆木椅子
三楼窗台上,一盆晚开的紫鸭拓草
挡住了八月初九夜的别离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先一步抵达的雪花

(外一首)

□袁鸢

漫天飞舞的雪花
总是比我,先一步
抵达山巅

它一次又一次站在顶点
以居高临下的傲慢
鸟瞰人间

它也曾给我们留下
一些想象空间
只怪填补空白的胆量太小

一只被迫离开的鸟
不得不一边飞翔
一边用方言严正抗议

极度受到压抑的情绪
无处发泄,折断的枝丫
狠狠插进雪地里

人世间有太多事物
遥不可及,似乎只有梦想
可以插上扶摇九天的翅膀

冬天的落叶

冬天的落叶
总希望寿终正寝
有时却被风
意外摘取

坠地的姿态
也许五花八门
可它们终究还是
魂归故里

它们竭尽全力
用各自不同的颜色
尽情装扮土地,同时也把
温情,默默传递人间

没有人悲悯一片树叶
也没有一片叶子
因为生离死别而从此
怨天尤人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我有一张“龙票”

□郑中天

年轻时喜欢集邮,也喜欢收藏绝版人民币。有同好的朋友来家做客,泡上一杯香茗,再把这些珍藏品翻出来,小心翼翼打开,回忆收藏时的趣事,不失为人生一大乐事。

日前看到一则消息,今年的“感动重庆十大人物”提名人选出炉。我忽然想起了什么,急忙到书柜翻出邮册,里面珍藏了一套重庆集邮公司发行的“2006年十大渝商”纪念邮折,这是当年一次性绝版发行10000份、具有独特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的邮品。我有幸收集到编号03747的邮折和收藏证,是因当年“十大渝商”获得者邓学明与我曾共事十余年,他得到组委会赠送的20套邮折,送了一套给我。拿到邮折,我既高兴又感动,邮票面值16元,包装精美,礼轻义重,老朋友送的邮折,自当倍加珍惜。

1994年2月8日是农历除夕夜,家家户户都围坐在电视机旁观看春晚,屏幕上不时插播消息:欢迎全国电视观众踊跃参加“春兰杯我最喜欢的春节晚会节目评选”,猜中者有礼品赠送。晚会刚结束,我心血来潮,顾不得出去放鞭炮,提笔把春晚节目认真梳理了一遍,选出最喜欢的节目。第二天一早,赶到邮局把信寄出,方才回家煮汤圆吃。信寄出后,很快就把这事忘了,谁知不久竟收到春晚评选组委会寄来的一封信。打开一看,原来是中国集邮总公司特为当年春晚发行的拜年封一枚。封上两张邮票面值为20分,一张是酉鸡,一张为戌狗,酉鸡盖了邮戳,而戌狗没盖邮戳,寓意为从鸡年过渡到狗年。这套珍贵拜年封,对我这个集邮爱好者而言,实属一大惊喜。我收藏拜年封30多年,偶尔拿出翻阅看见此封,回味那段有趣的往事,依旧让人心情激动。

2001年2月的一天,我在成都人民南路繁华地段散步,走到一家店铺门口,正驻足观望里面的藏品,店里出来一位售货员,很有礼貌地请我进店参观。在他极力推荐下,我只看不买的初心动摇了,花350元购买了一本塑胶版“流通纪念币·纪念钞珍藏册”。册内镶嵌了两枚纪念币,一枚为迎接新世纪10元币,另一枚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10元币。两枚纪念币的发行量都是1000万枚。此外,两张纪念钞一张为迎接新世纪纪念钞,面额100元,正面有一条腾空飞舞、口吐火珠的巨龙,市面上俗称“龙票”,发行量1000万张。另一张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纪念钞,面额50元,发行量5000万张。

物以稀为贵,“龙票”的发行量不及当时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经过20多年珍藏,如今恐怕早已价值倍增。不过,我眼中的其实并非其价值,而是单纯喜欢票面上那条设计精美的巨龙。作为龙的传人,这样的藏品,在我心中堪称无价之宝。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老街邂逅

□向墅平

抬头,一块书写着“罗针田”三个繁体字的长方形门匾,赫然呈现于眼前。门匾嵌于古色古香有着雕刻图案的门楼之上,色彩和字迹都略显模糊了,向外来客鲜明昭示着:这里,是一段旧时光的邂逅。

走进,是一条青石板铺就的旧街。踩上去,有些凹凸不平,亦感受着其质地的坚硬。踩踏出一串铿锵足音,那是旧时岁月的回响。

罗针田古镇坐落于重庆万州与湖北利川接壤之地,因其形状如罗盘,人称罗针田,简称罗田。据史料,它始建于明代,已是一位走过几个世纪的沧桑老者。我造访的这处老街,是罗田镇古时商贸较为集中之地。

老街共三条,交错分布,呈“之”字形。街面不宽,两边旧屋相对而立,都不高,古朴简约。由门匾进去,是古场镇的上场,道路呈下坡式延展,愈往下走,旧时光的气息,愈发浓烈地扑面而来。

那天,天上飘着霏霏细雨。临近中午,游客少见,四下里一派清寂。在这清寂中,那些旧时的屋宇,披着黯淡色的外衣,无声伫立于烟雨迷离中。墙体都斑驳了,上面刻写着年代久远的记忆。

街道边,昔日的手工作坊里没有人,只看到那些旧时的工具和陈设,一动不动地静止在那里,上面落满了光阴的尘埃。

踩着倾斜的青石板路继续前行,一座巍峨的石塔耸立于街端。塔名为字库塔,建于清末,当地文化人捐建,为仿木重檐阁式石塔,造型奇特。

塔身刻有典雅美观的楷字,正面竖刻“字库”二字最为醒目。石柱上两副对联,让书法爱好者兴趣盎然。

往下走,进入正街,中间一条坑坑洼洼的石板路,两边依旧是整齐排列的明清风格屋宇,一只只旧时的红灯笼,水平地串缀成一条美轮美奂的风景线。临街的铺门内,一个花白胡须的老者,衔一把长长的旱烟,正悠然地吞吐雾;一位满脸沟壑的老妇,神情寂然如古老的雕塑……

撑着雨伞,独自在青石板街上漫步。偶遇一清瘦少年,蹬一辆自行车,叮铃铃响过,愈发衬托出此时此地的空寂来。恍然回眸,多年前的这里,定是车水马龙,熙来攘往,小贩叫卖声、商铺老板与顾客的讨价还价声,热闹非凡。只是,旧时的繁华已湮没于历史的云烟里,不见了踪影。

一座红墙石砌的庙宇,出现于老街的将尽未到处。往里走,可见庙宇有上下两层。瓦屋檐下,吊着若干红灯笼。正中一坡石梯扶摇直上,石梯两边,是雕图的石栏。台阶平阔处,一只大香炉里,是香客燃尽的烛灰。拾级而上,至顶处,关公神像端坐其上。出了关庙,依旧如穿越时空一般前行,见着一处荒芜了的四合院,院里灯笼犹挂,雕栏绣窗犹存,只是昔人已杳,满目萧瑟。

漫步古街尽头,一座绿树丛林掩映下的古老拱桥普济桥,横亘于百丈沟上。桥上龙头口含龙珠,桥身雕刻石狮石象,精致美观,栩栩如生。普济桥携着下面时涨时退的流水,已然悠悠走过一个多世纪。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州区武陵中学)

